



群 立 著

战上海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电影文学剧本

战 上 海

群 立 編剧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59·北 京

战 上 海

群 立 編劇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倉廠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印張2 $\frac{1}{8}$ ·字數67,000

1959年7月第1版

195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33,300册 定价: 0.20元

統一書号: 10031·161

內 容 說 明

劇本描写的是解放上海的历史事件。一九四九年五月，我第三野战軍包圍了蔣介石王朝的政治經濟中心——上海。当时，上海还集中着近三十万蔣軍，企图作垂死掙扎。我軍利用了蔣家嫡系、自恃兵力雄厚的邵庄軍的驕橫無备，出其不意地選擇他作为弱点，集中炮火，一举摧毀了他的美式配备的炮团和坦克团，突破了防綫。但为了保全城市，我軍停止追击，而誘使敌人反扑，終于把敌人主力消灭在外圍。进入市区后，我軍一面采取了迅速穿插的战术消灭殘敌；一面和地下党配合肃清破坏城市、制造混乱的特务匪徒，馬上开始了强渡苏州河的战斗。为了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指揮部門严格禁止使用炮火，但不用炮火强渡苏州河的嘗試，却造成很大的伤亡，热爱战士生命的指揮員們为此思想搞不通，但軍党委坚持了这一正确的决定，依靠上海的工人同志，想出了办法，終于胜利地跨过了苏州河。同时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爭取了敌军長刘义反正。徹底解放了大上海。

劇本表現了我人民解放軍無往不胜無堅不摧的战斗力和战略思想的胜利，表現了解放战争的人民性。同时劇本在尖銳复杂的斗争中刻划出了我軍指战員的优秀品質和英雄形象；并成功地塑造了敌人三个高級軍官的不同形象。

序 幕

圖 面：趙班長擎着一面大紅旗，站在有着“U.S.A”和國民黨黨徽的敵坦克上，小羅端着沖鋒槍站在趙班長的身旁，成千上萬的敵人，跪着的、躺着的、站着的都把槍舉過頭頂，四周有我軍的戰士，威武的站在敵軍的大炮上、地堡上、高地上、汽車上……在踩爛的雪地上，到處是槍枝、彈藥、敵尸和煙火。

字 幕（解說）：我強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了六十五天的苦戰，終於在1949年1月10日取得了淮海戰役的偉大勝利，全歼美械化蔣匪軍55萬余人，將戰爭的勝利推向長江北岸。繼在4月21日午夜，又突破蔣匪軍以三、四十萬陸海空軍防守的長江天險。

圖 面：大炮在隔岸轟擊，長江流水滾滾，千舟萬帆齊發。趙班長和小羅擎着那面大紅旗，威武的站在第一艘船上。

趙班長首先跨上了大江南岸，將紅旗插在一高地上，紅旗在迎風飄着。

各路部隊涌向大江南岸，夜空里飛舞着紅綠色的勝利的信號彈。

在一交叉路口上，插着通向各處的指路牌，部隊、車輛滾滾不斷。

“到上海去”的路牌所指的公路上，部隊在跑步前進，汽

車在飞奔。

滿載着糧食、青菜、肉類和布匹的列車上，貼着“開往上海”的標語在疾駛。

肖師長騎着高頭大馬從路牌邊走過。

軍長和政委乘小吉普車從路牌邊馳過。

部隊在跑步前進。炮兵的行列在前進。

片名躍出——“戰上海”

字 幕（解說）：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乘淮海、渡江戰役勝利之威，又於5月12日，包圍了近百年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基地，賣國賊蔣介石王朝的經濟、政治的中心——“大上海”

第一章 戰鬥前夕

沿着嫩綠的稻田和李花林，延伸着彎曲整齊的工事，在一高地的工事後面，飄揚着一面鮮艷的紅旗，歌聲、笑聲陣陣傳來。同時，陣地上空不停的飛囓着敵人的炮彈，在遠處，在近處繼續的爆炸着，只是沒有人去理會它。

三連長和趙班長並排伏在工事的胸牆上，默默的看着上海市的遠景。趙班長不時的側耳傾听着什麼，小羅坐在工事的對岸，嘴里哼着小調在整理着裹腿、鞋子，最後還換上了件新的上衣。

三連長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感慨的說：“多好的城市，我們黨就出生在這裡！”

趙班長：“是啊！”他又側耳听着前方：“連長，我怎么老听

着那里有人在喊我們。”

小罗跳下了工事，挤到連長和赵班長的空隙里，也側耳靜听着：“对！对对！我也听見啦，噢！——是赵大娘在喊我們。”

上海市里，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里，房子里的摆设儉朴整潔，二十来岁的女工赵春，脫下了工人服，換上了一件半新的花旗袍，五十多岁的赵媽媽在帮她梳头打扮。

赵媽媽：“……那次武裝暴动失敗啦，我叫警察局抓去坐了三个月的牢，这話已經二十二年啦，多么难熬的二十二年啊……”

赵春：“快一点，媽！他們都在等我哪！”

赵媽媽：“就好啦，赵春啊，快胜利啦，可得小心点。”

赵春站起来，提起挎包：“放心吧，媽！这不是二十二年前啦。”

赵媽媽把她送到門口，又囑咐着：“別忘啦，捎二斤年糕回来，你哥哥最喜欢吃它啦！”

赵春：“我哥哥真的会回来嗎？”

赵媽媽：“該回来啦！”赵春急急走去，赵媽媽站在一棵茂盛的梨花树旁深情的看着西方。

三連陣地上，連長瞅着小罗：“看哪，小罗真像个回家的样子，唉！”

小罗立时沉下臉来：“我要有个家就好啦，这些兔崽子，这次我輕饒不了它！”他抓起了一个土塊狠狠的把它捏碎。

赵班長和連長对視了一下，連長拍着小罗的肩膀：“上海是我們党的老家，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們大伙的家嗎？”小罗抬起了头看看連長笑了。

赵班長：“小罗，你不是常說，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嗎？說

不定咱一塊回家，媽媽光要你這個兒子不要我啦！”

小羅：“那為什麼？”

趙班長：“看你打扮的多漂亮啊！”連長和趙班長哈哈大笑起來。

小羅一本正經的：“別笑，別笑！進了上海在馬路上走起來象個解放軍的樣才行。”說着他背上槍，挺胸正步的走了一趟，急又轉回走近趙班長：“班長，把你的英雄章借給我戴一戴。”他從班長的左上邊的口袋裡掏出了一顆英雄章掛在自己的左前胸，看着連長和班長擺出得意洋洋的神氣，“怎麼樣？”他趕緊又把英雄章摘下來還給班長。

連長：“小羅，想當英雄啦！”

小羅被觸動了要害，急回頭看着上海的遠景：“可惜英雄不是想來的……”

班長靠近小羅：“應該多想想勝利，少想想英雄！”

顯然小羅沒有完全領會到班長所說的深意，他自語着：

“我什麼都想！……”他馬上又轉回來：“班長，咱回到家叫趙大娘做頓年糕咱吃，吃得飽飽的，你戴上英雄章，咱和趙大娘、趙姐姐一塊到上海最高的那座樓上，看看全上海是個什麼樣子！”

班長笑着點點頭：“然後哪？”

小羅：“然後，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樓上，保衛大上海……怎麼還不開始攻擊啊？”

班長：“打這個仗可不能性急，首長們得大動腦筋！”

軍長披了一件繳獲來的雨衣，挺胸闊步的走在炮兵陣地上，身後警衛員小張一氣小跑的緊跟在身後。

炮兵陣地穿過了竹林，沿着金黃色的油菜花和嫩綠的稻

田伸向远处，密集的大炮披着伪装，炮兵们哼着“运输大队长”的歌子，在擦着大炮和炮弹。也有的在忙着测量距离，瞄准目标。

军长一直沿着炮兵阵地走着，矮胖的炮兵团长急急跟上来和军长谈论着。

军长：“这关系着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一定要测量准确！”

炮兵团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叫敌人的坦克、大炮变成一堆烂铁。”

军长：“那好！马上把各师的炮都集中上来。”

炮兵团长：“是！”

炮兵甲在涂抹大炮上“U.S.A”的标志，军长站住问他：“为什么要塗掉它？”

炮兵甲直起身来解释着：“军长，我看到这玩艺就恶心。”

军长：“还是不要塗掉它，等打完了仗，把这些炮送到历史博物馆里，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记住，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欠下中国人民的这笔血债。”

炮兵团长：“我看，该到了敌人还清债务的年头啦。”

军长看着密集的大炮微微的点了下头。

军长和肖师长又走在步兵的阵地上，上空仍飞啸着敌人的炮弹，战士们三一帮两一伙的在阵地上喝水的、吸烟的、吃干粮的、看书的、唱歌的、说笑的。

军长走近几个围坐在一堆的战士问着：“为什么不隐蔽？”战士们都站了起来，战士甲：“报告军长，这是敌人的壮胆炮，没关系！”

战士乙：“不！这是敌人催我们冲锋，你听（学炮的声音），

快——攻，快——攻！”

战士們笑了，軍長看了看肖師長也笑啦。

肖師長忍着笑：“馬上隱蔽！”

战士們应“是！”跑向工事。

肖師長笑着：“真是些寶貝！”

軍長看着跑去的战士們愛慕的：“是革命的寶貝！”

軍長和肖師長走向三連陣地，三連長、趙班長、小羅伏在一起正談論着什麼。

軍長站在最高處深情的看着上海市景，激動的自語着：“看到啦，又回來啦！”

肖師長站在軍長的身後，看了軍長一眼：“軍長！你什麼時候離開的上海？”

軍長沒有馬上回答，他仍目不轉睛的看着上海，一會，他低沉的說：“在二十二年前，蔣介石對我們實行大屠殺的第二天，”他慢慢地換了一口氣繼續說：“自那一天起，就跟着我們黨走遍了全國，爬了多少山，過了多少河，多少戰友倒下去啦。今天……又走回來啦，永遠回來啦。”

肖師長：“在這裡反共起家的蔣介石，又叫他滅亡在這裡，好象有人故意這樣安排的一樣！”

軍長：“歷史給安排的。”軍長跳下了工事，和連長、小羅挨次握了手，最後握着老趙的手問着：“老趙，看到家啦吧？”

趙班長：“就要看到啦，軍長！”

軍長：“打完了仗，一定回家看看你英雄的媽媽，你住在……”軍長正考慮着。

小羅插嘴說：“楊樹浦平涼路。”

軍長：“你記得這麼清楚……那可是個工廠區啊。”

趙班長：“是啊！水、電廠都在那裡。軍長，你看這個仗

怎么个打法，一个炮弹落在市区，就是一片破磚爛瓦一汪血啊！”

軍長：“是啊……光靠我們去打是很难保全这座城市，我們要靠上海600万人民，上海的工人階級和地下党的支援哪。”

林凡領着赵春在上海市里的一条不大的街上走着，突然迎面奔来一队“飞行堡壘”和紅色的捕人車，林凡和赵春急轉向另一条大街。

这条大街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各商店的門上貼着“黄金、銀元、美鈔交易”的条子，各处的扩音器里傳出来兜售“应变米”“应变魚”的喊叫声，每家米店門口，拥挤着搶購的人群，米、面的牌价不停的暴漲着，搶購的人們爭吵着、咒罵着、撕打着。

馬路的兩旁站滿了叫卖洋臘、紙灯、馬灯和包工打井的人，到处是銀元販子敲打的丁当声，失業的人們挤在人群里向行人討乞着。

卖报的高声叫卖着：“买报、买报，上海战局的新聞！”“号外、号外，湯司令告全市同胞的新聞。”

一队接一队的“飞行堡壘”冲过人群馳过。

一辆接一辆的軍用大卡車，滿載着敌兵，拖着大炮馳过。

林凡和赵春穿过这条动乱的大街走向工厂区，

前面又傳來“飞行堡壘”和捕人車的尖叫声。林凡和赵春对視了一下，突然一輛三輪車停在他兩跟前。

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坐在三輪車上擦着汗：“先生，要三輪車嗎？”他随使了个眼色。

林凡和赵春会意的点了点头上車走去。到一僻靜的弄堂

里，老工人回头低声的说：“那里被敌人包围啦。”

林凡急问：“都通知了吗？”

老工人点了点头，用力踏着车走去。

在一地下室內，各工厂的代表們互相握着手問候着，有的抱在一起用力的跳着、叫着，一位着邮差服装的工人：“同志們，輕一点，輕一点。”

一位学生代表夾着几本書走进，年青的铁路工人迎上与他握手問着：“同志，你是那个工厂的？”

学生代表：“我是学生代表，你哪？”

铁路工人：“我，（学火车头汽笛声）是开火车的。”众笑。

学生代表巡視了一周地下室：“同志們，我們这屋里好象缺少点什么！”

大伙也跟着他的視綫巡視着地下室內。

水电工人將桌上的馬灯撥得亮亮的：“缺少光明。”

学生代表从書里亮出了一張毛主席象：“同志們，你們看。”

众喜笑颜开的圍攏来以崇敬而激动的心情看着毛主席的象。室內好象光亮了許多。

铁路工人提議：“挂起来怎么样？”

众齐声：“对！”于是大伙兴奋的忙起来，將正面的牆壁扫了扫，先挂上一塊紅布，后將毛主席的象貼到布上。

这时老工人領林凡和赵春走进来。

、老工人：“同志們，这就是我們区的党書記林凡同志，这是赵春同志。”

林凡与各代表一一握手后，看了看毛主席的象又对大家說：“同志們，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也是今后經常見面的开

始，天就要亮啦。大規模的战斗馬上就要开始啦。”林凡激奋的
看着大家，“現在开会！”屋里非常沉靜，林凡輕声的唱着：
“起来，飢寒交迫的奴隶……”

大家起立，合唱起来。

在这庄严的歌声中展現出：在另一地下室內有几架縫紉
机在“嗒嗒……”的响着，“工人糾察队”、“人民保安队”、
“……”布制臂章連成串的拖了出来。

又有几台印刷机、油印机在印着“告上海市民書”和各种
傳單标語。

在一个紗厂的机器旁，女工們正在圍看着：“告上海市民
書。”

在××工厂的机器房內，工人們在秘密的撒發着“工人
糾察队”的臂章。

在一火車头間，一群鐵路工人在傳看着傳單。

.....

歌声又回到地下室內，林凡和大伙环抱在一起：“这是最
后的斗争，团結起来到明天，英特納什那兒就一定要实现！”

林凡又將桌上的馬灯撥得亮亮的对大家說：“同志們，市
委指示我們立即做好一切准备工作，配合我們解放大軍，解
放大上海……”

那位年輕的鐵路工人激动的搶着說：“干脆，再来个第四
次武裝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林凡：“不在万不得已的时候，用不着武裝起义，我們有
强大的人民解放軍啦！市委指示我們：要想尽一切办法团結
全体工人弟兄和市民群众，保住工厂、保住城市。”

老工人：“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停止生产。”

赵春：“还有宣傳工作！”

林凡：“說的对！我們要依靠群众的力量群众的智慧和敌人进行斗争。”

水电工人：“不管仗打的多厉害，我們保证一分钟也不停止供电送水。”

电话工人：“我們保证电话畅通。”

铁路工人：“我們干点什么哪？”

林凡：“别叫敌人把火车头破坏啦！准备好，有用着你們的时候！”

铁路工人：“我們能駕上火車头向敌人冲锋才来劲哪！”

学生代表：“我們保证把标语貼滿城，把傳單撒滿市。”

林凡滿意的点着头：“这很好，同志們必須記住，我們要尽量避免和敌人正面冲突，来保存我們的力量，好建設我們人民的大上海。”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張号外：“絕不要因为快要胜利啦，就疏忽大意，你們看，”他指着号外上湯司令的半身照片繼續說，“临死的瘋狗咬人才狠哪！”

湯恩伯的大辦公室內，敵中將韓軍長和少將邵庄軍長坐在一張沙發上，警察局的屠局長一动不动的站在一个寬大的窗前向外看着，中將刘义軍長独座在一个沙發上。上將湯恩伯离开那張大桌前的椅子在室內走着：“举世矚目的大上海，不仅是我党复兴民族再造国家的基地，更是自由世界反共的尖端，美国朋友已經点头，絕不袖手旁观。”

邵庄嘴里叼着烟卷：“自己爭气，才能得到盟国帮忙，去年我从美国回来，美国朋友無不表示全力相助，这就看各位老前輩們的胆略才能啦！”說完用眼角斜視一下刘义和韓軍長。

韓軍長：“美国朋友能助我一臂之力，乃我党之万幸，不

过……湯座，吳淞口是我軍唯一通向盟幫的大門，看在你我多年老交情的分上，还是再撥一个師給我吧！”

湯站在韓、劉之間：“有韓兄站在吳淞口的外圍，有劉老將軍守在西南大門上，我心安矣！……”他走在蔣介石的象前又繼續說：

“……記取過去失敗之內疚，諸位將官務必手足相依。上海，守住它，它是我們的天堂，守不住，它就是我們的坟墓。”

韓軍長站起：“湯座过于多慮，以個人之見外圍防綫，是紅色的耗子圍着鐵筒轉，無濟于事。”

劉義站起：“常言說，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我倒對上海地下共黨……”

湯笑了笑：“這……就全靠共產黨的閻王，我們的屠局長啦！”

屠局長慢慢的轉過身來，他有對冷冷的灰色的從不轉動的眼睛，臉上沒有一點血色，他只向湯略微的低了一下僅剩了幾根頭髮的光腦袋，沒說什麼。

湯的親信進：“鈞座，去領事館的時間到啦！”

湯隨站起：“就去！”

湯乘一輛灰色的小臥車，在四輛摩托車的衛護下，從崗哨森嚴的司令部大門里駛出，在美國音樂的伴奏下駛過蘇州河上的××橋，穿過外國洋行矗立的大街，徑直向外灘駛去。

湯司令在車里看到軍用碼頭上堆積如山的彈藥武器和黃浦江內停泊着的美帝軍艦時，精神煥發的微笑着、輕輕的點着頭。當他看到在另一處碼頭上擁塞着滿載着大包小裹、皮

箱家具的各式小臥車，闊老們、妖艷嬌氣的太太小姐們，在掙搶上船逃命的景象，和堆積着“運往台灣”“運往香港”的大木箱時，又苦惱地嘆了口氣、閉上了眼睛。

附近的擴音器里傳出了象呻吟似的女廣播員的聲音，“諸位同胞，緊急動員起來，在湯司令賢明領導下，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同舟共濟，全力抗匪，只有拚命才能保命，只有破產才能保產……”

湯司令的小臥車在美國領事館的大門前停住，湯之親信拉開車門探進頭去低聲的報告着：“太太和財產已安抵台灣，請鈞座寬心。”

湯滿意的看了親信一眼，吃力的鑽出了門口，向領事館內走去。

領事館內的一幢豪華的房子里，擺滿了中國的古玩、字畫和美國的、中國的、上海市的大地圖，正面的牆上還嵌着天主雕像，肥胖的領事正眯着眼睛，深陷在沙發里，嘴里刁着雪茄烟在沉思着。

艦長把視線從美國地圖上移到領事臉上問着：“領事先生！要是白宮的命令不來哪？”

領事噴出了濃濃的一口烟霧后睜開了眼睛低沉的回答着：“我想，為了我們在華的僑民，為了這座上帝賜予的樂園，這命令不會不來的！”

艦長走近領事，拿起了一根雪茄點着后：“你認為，我們不插手，這幫廢物能守住上海嗎？”

“可也決不准他把這座城市完完整整的送給共產黨！”領事喝了一口咖啡后又繼續說：“你的艦隊，不是還停在黃浦江嗎！”

湯走进：“对不起，劳你們久等啦。”

領事欠了欠他那肥大笨重的上身用手招呼着：“来吧，我的老朋友，請坐（待湯坐下后），說吧，快說吧！”

湯先苦笑了笑：“我不說你也知道，共軍已經从三面包圍上來啦，上海局勢……”

“这并不可怕！”領事打断湯的話：“最可怕的倒是你們二十几万軍队的灵魂，叫共軍給四面包圍啦！”

“不全是这样，領事先生！”湯瞟了領事一眼：“在二十二年前，我們在盟国朋友的帮助下，胜利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領事：“那是历史啦，还是多想想今天吧，我的朋友！”

湯繼續申辯着：“在今天来回忆过去的历史，你不認為正是最好的时机嗎？”

“唔哼——确是时机，”領事显得有些不耐煩的，“二十二年的时间，六十亿美元都完蛋啦！共产党哪？”他起来走向窗口向外看着。

湯也站起来向前凑了几步頗表痛心的：“我們中国有句古訓：失敗乃成功之母也，要是貴国能趁此千鈞一髮之际，再助我一把之力，我想二十二年前的历史它还会重現在我們眼前……”湯又瞟了領事和艦長一眼：“誰都很清楚，万一被共产党占領了上海，我看遭到最大不幸的不是我們！”

領事不滿的看了湯一眼沒有馬上回答。

艦長：“司令官先生，当前不該有你我之分……我的艦队不是还停在黃浦江上嗎？”

領事走近湯：“老朋友，你應該相信我們兩国的友誼象相信上帝一样，時間啊，从太平洋的对岸来到这里的時間啊！”

湯振奮起来：“就上海外圍縱深30公里內的防禦工事，一万五千个碉堡群，还有三、四百輛坦克，七、八百門大炮，近30万的軍队。”他喘了一口气：“足够共軍啃半年的，这一点，請